

王小波门徒第一家

时代三部曲

● 生死事小 ● 身体愤怒 ● 做秀时代 ●

一人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时代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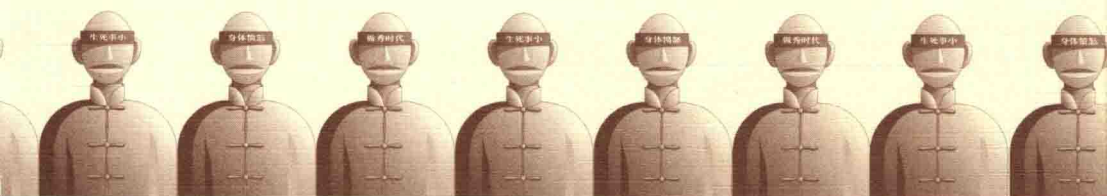
·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

—— 大团圆 ——

老舍著



小说献给所有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
以及正在独立思考的人们。
谨向王小波致敬！



时代三部曲

● 生死事小 ● 身体愤怒 ● 做秀时代 ●

一人 ● 著

B3

RBG 38 / 08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代三部曲/一人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1

ISBN 7-5008-3190-0

I. 时…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10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62005038 (传真);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5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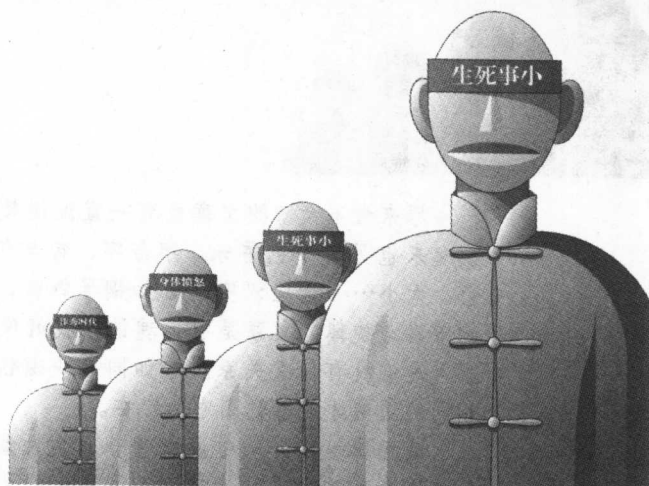
印 张: 28.125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时代三部曲

• 生死事小 • 身体愤怒 • 做秀时代 •

自序：今日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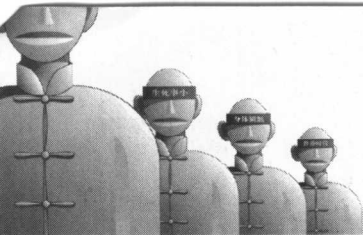
病了。汗密密地出，浆糊一样。不时的，有些特别白的光，拽着长长的尾巴，在头颅前方轰然飞过。疼。肠子像打了结，被某种力量一上一下地扯动着。嗓子眼里塞满了一股股酸酸咸咸的液体。不停地涌上来。

忍着。咬着嘴唇，死死地咬。

咬出血后，用舌尖舔舔唇边的血迹，然后撸起袖子擦额头的汗水，再对着墙壁上的镜子笑。那里面有一个“我”，他整个身体始终都在颤抖。便吃药，翻开抽屉，找出个小药瓶，倒出一把，用力塞入嘴里，开始咀嚼，咯吱咯吱，像嚼风硬了的玉米粒子。不觉得苦。全神贯注地嚼。

几天来，每日只吃一份盒饭，不是没吃饭的钱，也不是没有时间，只是观察，一种下意识驱动下做出的选择。自己还能像少年时那样忍受饥饿与疼痛吗？是否还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于是，灵魂似与肉体分离了。肉体成了一个实验品。所以，不管它是多么疲倦，又有多么糟糕，精神却愈加亢奋。无数个念头在脑袋里互相碰撞、撕咬，嗡嗡作响，它们五彩斑斓，牙齿却雪白锋利，并似鲨鱼的牙齿，深深地向里勾着。

这些日子似乎正在帮助我迈过一个文字上的结。



原来看不大懂的文章或者一直没能领略到其中妙处的文章，如今读起来也另有了色香味。字与字、句与句、段与段，快慢、强弱、音色、大小……这些汉字就譬如钢琴的键，触一下，敲一下，有着各自的节奏与旋律。文章是有灵魂的。我好像感觉到了。这种灵魂与作者本人是谁没有什么关系。它如同一块磁铁，散发出微弱的吸力，只有相同的灵魂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读经典著作，从中汲取营养。读大量网文，从中汲取水分。我在电脑边挺直脊梁。说老实话，我不大看得起当今一些作家的写作。他们中的一些人，自以为边缘，自以为另类，把性视作上帝，打出下半身的旗号，高声呐喊，招摇撞骗。其实，真正的边缘与另类并不在于性。性在文学中只是一种表达手段，不一定每道菜着上都要撒上。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已陷入一个死胡同。他们玩儿文学，玩儿的却是技巧本身，形式常会大于内容。他们玩儿，也常能弄出一些奇巧的花样来，文字的娴熟更制造出快感，让一些读者像吃洋快餐一类的垃圾食品一样欲罢不能。但那样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是死的。我以为，文学其实与人生一样，同样有苦难、创造与爱。要写出一部好作品，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

苦难是让自己疼痛，心灵的疼。无形的鞭子抽下来，啪啪地响。人因苦难而接近神，从而唤起沉睡的潜能，开始创造，并因为创造的无穷无尽，被这个世界所感动，便有了爱，真正的爱，不是那些风花雪月。这是我的写作态度，有些偏执，也有些疯狂，甚至变态，但幸福着。请相信我说的，幸福，尤其是物质堆积出来的虚幻的幸福，只会让你渐渐麻痹，让你的心灵晕晕欲睡，让你沦落为一个平庸的码字者。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宝库，只要你愿意，并有勇气去面对、去忍受，你一定可以触摸到来自这个世界本原的力量，当你触摸到了，或许你会有所感受。我们都是伟大的，我们都是大自然不可思议的伟大作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也一定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写作是件体力活儿，很辛苦，不过，写作又绝不仅仅是件体力活儿，它还应该是观察世界、并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对写作者本身而言，它甚至具有自娱自乐的功能。对读者而言，每部作品都像一扇窗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审美取向。数学家用数字解释人类，建构起一个个模型，将人的种种情绪代入其中，加以计算，以求得人在未来的种种可能行为。哲学家用概念解释人类，这些概念像刀子一样

时代三部曲

冰凉地切入人的心灵，从而揭示出人生存的荒诞。文学家呢？一位朋友说，文学家们一直试图用文字打造出一个王国，但这个王国又架建在现实生活这片沸腾的沙滩上。他们是反映，而不是研究；他们是感受，而不是思考。所以，他们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讲，仅仅是一些浮光掠影，一些真实世界的片爪只鳞。他们是没有用的。我不想反驳这位朋友的话，只是希望人们能在写作时多抱一些研究与思考的心态，如是，善莫大焉。

心里一片澄清。我喋喋不休，对象其实是我自己。我得为自己的写作找出前进的方向。我承认，这些年我写过不少垃圾文字，但若没有这些痕迹，也就不会有现在。人都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想拿好分数或者写本畅销书，可以取巧，可若想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所谓捷径，更多的是迷途。我曾为之付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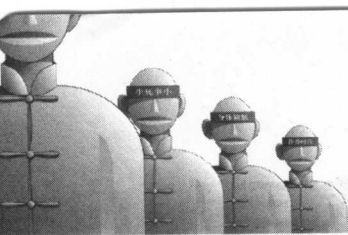
我曾不自量力地以为自己写下的《时代三部曲》很不错，它们足够新鲜，文字新、文本鲜，且具有相当内涵，比现在市面上99%的小说都要好，但我现在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担不起那个“很”字，充其量只是个“还”字，还不错而已。半年时间淌过了，它们结构方面的问题被时间冲刷得一览无遗，尖锐、苍白，因而易折。我得承认，我的阅历与想象力还不足以让它们圆润自如。这样说，真有些惭愧，但我会好好努力。只要天不绝我，我一定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

我愈来愈明白一些道理了，也愈来愈明白在这些道理背后所蕴藏的一个个陷阱了。道理，汝自取之，得失存乎一心也。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存在，便要发出声音，我得在这个世界上刻下我的痕迹。纵然时人皆作嘲谑，那也无怨无悔，不惧不怕。我要以善意待人，纵他人行恶于我，亦沉默不辩或洒然笑之。菩提心修性，执着心行事，无常心阅世。愿上天佑我，让我能得此通明。

汗在脸上大颗大颗地滚动，微痒。盘膝坐着。静静回想。“月光流淌大地和天空，人间像被安进一个银白色的盒子。”这是某篇文章里的一句话。作者是谁，我忘掉了，我只记得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小辈。文字很不错，更难得有思考的主观愿望，可惜感觉稍浮华了些，若能放入火中煅打一番，应该会有成就。这样的作者，我在网上还见过许多。所以我相信，网络里一定能走出真正的文学大师。

文学永远属于年轻人。学问就让那些老头儿去做吧。天下才华灼灼之辈当不以浮躁为荣耀，坚忍行事之余，也任激情纵横驰骋。

我用手重重敲击着自己的头颅。头颅里似有万千把利刃在搅动。



我拿起桌边的碟，下午买来的，二十张，正版，多是欧洲艺术片，《男孩别哭》、《女生向前走》、《守门人》……有些看过，有些久闻其名。这些碟价钱极低，三元一张，老板哭丧着脸说，这种片子没人买，放了一年，只好处理。关于电影，汪曾祺说过一句话——电影能替代过去许多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而且是最要紧的部分，并且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得多。这里，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小说写作完全可以向电影学习，尤其是中短篇。一些好电影其实就是一部结构精致的小说。对写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尝试着去把某部外国电影改一改，不看剧本，直接聆听画面与对话，再加上自己对这个故事的判断、分析与演绎，一定会获益匪浅。

汗仍在滴，滚过太阳穴，迟钝的，像一串串鞭炮在炸响，但镜子里的那个“我”已经不再颤抖。我点燃一根烟，仔细打量着屏幕上这些渗出汗味的文字。它们会有生命吗？当星月坠下，洪水滔天，岩浆溅起，它们还会微笑着面对一切吗？

我在床上躺下。几分钟后又迅速爬起。睡不着。继续写字。一些念头让我羞愧无比。过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溺于文字本身的张力所造就的幻觉中，并窃以为自己的文字无拘无束，也算别出一番局面，却浑不知这些文字给自己开了个不大不小善意的玩笑。我所触摸到的原来仅仅是文字的外衣，而非它们深藏于横竖撇点折这五种简单笔划里的灵魂。

它们是工具，但它们有生命。只晓得使用工具，迟早会被工具所奴役。恕我危言耸听，譬如电脑，不提它会不会变得真正拥有智慧，仅说现在，就在无情地吞噬着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尤其是那些玩儿电脑游戏的孩子们。又或说，人类创造了社会，却又为社会制订出的种种规则所拘束、所规范。

俗语说，要想获得一个人的帮助，先得真心去与他交朋友。这话同样适合于写字。仔细去嗅每一个汉字的味道，认认真真去品尝里面的酸甜苦辣。不要急着表达，急着去使用它们，静下心来，倾听它们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它们会与你说话的。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痴迷于卡尔维诺提出的好小说的标准：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并试图给出自己对好小说的标准。譬如在此书跋一中谈到的——深刻、新鲜、悲悯、有趣，及技术层面上的立意、结构、语言、情节、人物，以及烙印在这所有特征上面的智慧。我错了。一篇小说是否好，重要的一点是有无生命力

时代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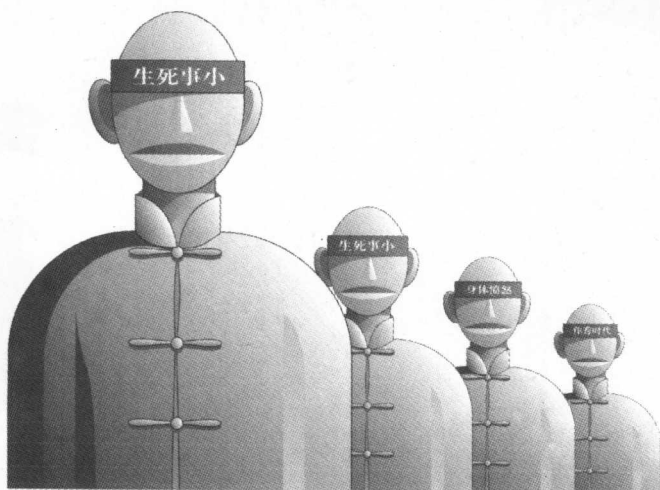
及其是否蓬勃旺盛。只可惜“生命”虽然人人都说珍贵，却因太寻常见了，而几被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人总不能好好思量自己手上有的东西。这种“生命力”，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悟，但只要你在用生命写作，你应会明白，并与我相视一笑。

夜色很闷，沉得像块铁。夜里常睡不着。身子辗转反侧。有蚊子嗡嗡地飞来飞去，翅膀微蓝，形若仙鹤，姿态优雅无比。似有青烟袅袅升起。然后便见幽暗在这间仅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摇摇晃晃。我把蚊香吹灭，向“外面”望去。它们已睡熟了，敛起白日的喧哗，沉默地任由月光湮没。我凝视着自己的灵魂，看见的却是一些不可名状的轮廓从“里面”浮起，并摇曳不定。我笑起来。我对着蚊子笑。它们对着我叫。它们吸食着我的血液，顺便也分享着我的生命。

我所有的，你们都拿去。只要能够把此刻我所听见的、看到的、感受过的都记录下来，我就心满意足了。鱼在心里游动。人在世界里呼吸。一切浩瀚的存在皆在指尖晶莹剔透。总有一天，我会骄傲地拿着我写的书走到时空尽头，面对着灿烂星穹，大声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想过的，这就是我见过的。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一个世界。



2003年8月23日夜随笔记下。



时代三部曲

• 生死事小 • 身体愤怒 • 做秀时代 •

目录

自序：今日记下	(1)
身体愤怒	(1)
做秀时代	(133)
生死事小	(275)
跋一：写给对小说有兴趣的朋友	(397)
跋二：相关评论	(409)
跋三：孤云访谈录	(423)
跋四	(435)

时代三部曲

● 生死事小 ● 身体愤怒 ● 做秀时代 ●

身体愤怒



时代三部曲 身体愤怒

身体愤怒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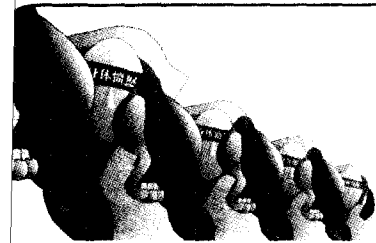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叙述这个故事。所有的开头都是居心叵测的。一头大象有着一根老鼠的尾巴。生活令人茫然失措，那些本应该是在河流里的水却在城市中央打着滚儿，唱着歌。水面有着许多花朵，黑沉沉的，水面有着花朵的眼睛，但没有哪一颗会是心灵。

与任赢分手后，我没有躺床上去。我不喜欢床，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附近的那个太平间，小小的，阴森森的，推开窗户就能闻见冰凉的药水味儿。很多死去的人都在那里面安静地、笔直地挺着。他们在挺尸，我们在床上也是在挺尸。

我在大街上走，我记得我是张三，可我想不通自己为何不是李四。有人说夜晚的天空会有阴茎倒挂下来，可我却始终没有看见过一根。不过，电线杆倒是有很多，一根一根，整整齐齐排在街道两侧。

一个灰扑扑的中年人正专心致志地往电线杆上刷浆糊。我走过去看他贴什么。他瞥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看什么看？我说，不看什么。他身上有股腐烂的味道。我皱了皱眉头。他又瞥我一眼，啪地一声响，吐出一口份量颇重的浓痰。他说，下边烂了？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看个鸟啊？他说的话很富有逻辑性，也因此充满力量。我笑笑，忙往后退开。他啧啧嘴说，妈妈的，小伙子，别不好意思，有病就得赶紧治。你放心，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有病找我，一针下去，保证立马见效。神不知鬼不觉，以后想怎么玩儿都可以。真不是吹，我这门祖传手艺可是当年宫里传出来的。同治你知道不？就是慈禧的儿啊，你知道他得了什么？杨梅大疮啊。你知道是谁把他治好的？我爷爷的爹啊……

他的两片嘴巴急速颤动，露出两颗金光灿烂的大门牙。这很易让人晕头转向。可惜我并没有淋病梅毒，所以想了一会儿，便老老实实



说道，我没病。他的目光顿时愤怒起来，没病？那站这里干什么？以为老子也有福气像你们这群狗娘养的一样整天游手好闲？滚远点儿，别碍事儿！他嘟囔一声，扭过脸，继续干活儿，腮帮子还一鼓一鼓，几块肌肉同时在脸上耸一耸。过了几秒钟，他猛地又破口大骂老天爷阳痿了，那玩意儿烂掉了，喂狗去了。

天有病，人知否？他又不是神仙，怎晓得老天爷是否阳痿，或烂屌？何况老天爷是否有那东西还是一个问题。我忍不住嘿嘿笑出声。但还没等我笑完，中年人已突然扔下手中的塑料桶，拔腿就跑。他跑得很快，飞速跳跃，几乎要飞起来，但几束光线就像一些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他后背。几个人影在光线另一头出现了，他跑不脱了。他停下来。黑暗中顿时涌出更多的人影，将他死死按牢。他的胳膊肘很快便被这些人影拧到了脑后，他龇牙咧嘴，牙缝里倒抽凉气，忽然冲着面前一个格外雄壮、状若天神的男人嚎啕大哭，爷啊，饶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爷啊，我家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十岁幼儿，你开恩啊。爷啊，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掉吧。

他的口才真不错，竟然记得这么多部电影的对白，也真难为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窃笑，多年前，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可当即就有人赏了我一记大耳光，并同时声色俱厉地说，他们放出的屁无不若雷霆万钧，听者掩耳，见者丧胆，哪会有我那时的衰样？我这才闹明白，原来，屁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不是自己想当谁的一个屁就能当得了的。

很快，中年人被这群城管队员押走了。大街上又恢复了平静与和谐。霓虹飘动，我慢慢地在大街上溜达。那桶被打翻的浆糊倾倒在下水道边，被灯光一照，五彩缤纷，很有点儿像某种高级动物酒醉后的呕吐物。一条狗忽然从幽暗中奔出，津津有味地舔着地上的浆糊。我瞪了它一眼，它冲我汪汪叫了两声。不过，它得意不了多久，像它这种没有主人、独自跑到街道上讨生活的流浪狗完全在“城市禁狗令”的适用范围内。于是，我对它扮了个鬼脸儿，展颜一笑，继续往前走。

街道很长，好像没有尽头。夜色已深，发出一种类似于秋虫鸣叫的好听的声音，一些暗的漩涡在夜色中涌动。灯光像节日的焰火不时地从漩涡中高高跃起。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噼哩啪啦地响。微微的，眼前冒出一团团光线，它们无限伸展，又迅速地缩回。动，然后是静，明灭不定。城市在头顶旋转，并且摇摇晃晃。一些东西，或柔软，或

时代三部曲

身体愤怒

坚硬，或凶猛狂躁，或向隅而泣，表情丰富极了，可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儿。我把脚踩在上面，感觉却如同踩在棉花堆上，一脚高，一脚低，头晕得很。

这些日子，我被“怀疑”折磨着，我怀疑很多东西，当然也包括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东西。我甚至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漆黑的树在悬崖两边生长，悬崖下是白色的雾，悬崖中间有根绳子。我在绳子上，绳子一直在晃动。四面八方都是风，它们在鬼哭狼嚎。绳子那头，有个人一脸坏笑。他说，这根绳子是他带来的，为的是宣判世界。我觉得他很可笑，他说我更可笑。辩论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想过去给他一拳，让他老实些。他哈哈一笑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动拳头？我说，人既然长了拳头，为什么要不动拳头？不动拳头，又怎么一决高下？他说，人为什么要一决高下？我说，那我们又能去干些什么？他说，可以去看书呀。我说，书会发霉，那些文字其实就是苍蝇拉出来的屎。他说，人都要拉屎，为什么就不可以在别人拉的屎里度过？这世界本来就是一坨大便。我没有再理会他，他是个疯子，只有疯子才喜欢把大便往自己身上抹。我想往回走，可那根绳子刹那不见了。

我给任赢的稿子说的是真事儿。我很想把它写得好看些，有趣些，可我发现自己没有那本事。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把它们忘掉，但那些事，如同附骨之蛆，每天夜里都准时地爬上床来。我只能一次次被惊醒，从巨大的梦魇里，然后整个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散发着一股潮湿的、略带咸涩的腥味。

我想逃避，我也逃避了。我离开了那座城市，换了无数张面具。有人说，面具是有生命的，当把面具剥下，整张脸就会血肉模糊。我已经不可能再是原来的那个我，可不管我走在哪里，苍白的天空仍然重重地压在头顶，比铅还重。这让我疑惑，但并不是所有的疑惑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回答。这道理本来就简单，却实在让人讨厌。

我喜欢玩儿，“玩儿”会让人上瘾，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可我玩儿到最后总是一次又一次把事情玩儿砸。我忽然看见自己的影子，正站在墙角，向隅而泣，像一个被摔坏了的机械娃娃。

手脚发麻，一阵阵冰凉。



2

我刚从酒吧出来，刚与任赢分手。我们在酒吧的话题是围绕一个叫李芳的女人的屁股展开的。屁股是一件不雅的东西，按道理，我不应该从这里开始叙述，这有耍噱头的嫌疑。后来有人告诉我，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嫌疑，我虽然一直没弄懂这句话的含义，心却释然了。

李芳的屁股好，这是共识。共识有条定理，由少数人先行达成，然后从枕头边、餐桌上、酒吧里开始向外辐射传播，最后形成大多数人的共识。当然，少数人最先形成的共识与大多数人最后形成的共识往往并不一样，据说是因为传播过程难免信息被衰变扭曲，而目前的科学水平又不能保证传播在一个绝对超导的状态下进行。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吃过与听过基围虾的人都知道它好吃，但基围虾到底好吃在哪里？也只有吃过的人才心知肚明，很多感觉是无法形诸文字或语言的。所以对李芳的这个共识也只是那些有幸亲眼目睹之人方能真正明白其中三昧。至于没那福分的只能姑妄听之、姑妄言之了。

说到这里，我无法不惭愧。我虽然叫张三，很多人说我是个流氓，当然还有更多想从我这里拿点儿东西的人叫我张老板或三哥，可不管我是流氓、老板或三哥，我还是属于没福分的，只能眼馋着李芳那个传说中比唐僧肉还要香甜的屁股。男人都有想在某个雌性臀部咬上一口的冲动，但不是每个男人都有张开嘴巴进行冲动的资格。我姓张，我可以张开嘴巴，但只能张嘴淌淌口水。有时我想，若我爸姓冲，我是否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动几回？可遗憾的是我翻了几次百家姓，都没有找到一个姓冲的家伙，可见我们的祖先是多么深谋远虑，早已把一切罪恶的种子都扼杀在还未萌芽的状态。

任赢对我这种幼稚，差点儿笑掉下巴，一个劲儿地把身体往桌子底下溜，说是要先钻下去做好捡下巴的准备，我瞪了他几眼，过了良久，他这才喘着粗气对我说，“张三，我叫任赢，这赢与淫读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怎么就不见哪个美女乖乖地躺在床上，任我……”任赢的话还没说完，一杯红酒就在空中迅速做完几个团体侧空翻，结结实实地甩在他老人家脸上。任赢身边的那女孩儿柳眉倒竖，“姓任的，你说

时代三部曲 身体愤怒

我不是美女?!”

这话可太逗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风牛马不相及。我有点儿闹不大明白这位女孩儿的脑袋是何种材料所制。我想笑，可又不好意思，再怎么说任赢也是与我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再怎么说，这女孩儿虽然离我心目中的美女有一定差距，但毕竟有胸、有屁股、有雌性荷尔蒙分泌，多少也能装饰一些男人的梦。

糟糕的是，我好不容易把笑憋住，嘴里那一口酒却也毫不留情地喷了出来，溅得任赢一张俊俊的脸像是梨花被雨打了。

任赢一把抹去脸上的酒水，朝我瞪眼，“你妈妈的，嘴怎么这么臭?!”但话一出口，他又立刻打住，冲女孩子讨好：“哎呀，我的小妍儿，我可不是说你的嘴臭，张三的嘴能与你的嘴相提并论吗？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人嘴里开满鲜花。我说姑奶奶，你可千万别生气，你虽然还够不上美女那档次，但你的脾气早已经属于绝代佳人啊。上帝是公平的，要知足。这酒可真甜，与你的小嘴一般，甜得让人心慌。来，亲一个。”

女孩的眉毛像把扇子，一下打开，一下皱紧，这确实够辛苦。听到最后，她把空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腾地一下站起身，“你去亲你妈!”说罢，就欲扬长而去，但走得太急，在门口与个好眉好眼的小伙儿砰然一撞，一个趔趄，差点儿趴地上。这女孩子果然不含糊，开口就骂，“你妈没长眼睛?”

小伙子也逗，随口应道，“我妈没长眼睛能生下我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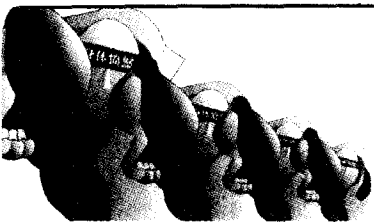
人群一阵哄笑。

任赢早乐得想在地上打几个滚了。我也乐，“任赢，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个主儿？杨门女将投胎啊?!”

“这种货色犯得着去找？在大街上打个喷嚏，唾沫星子都能溅上几位。如今这些小女孩子比螃蟹还拽呢，横着爬，张牙舞爪的。知道不，这叫新新人类，电视机前长大，最爱跟着自己的性欲走。”任赢呵呵笑着，把酒杯放下，“前些天在酒吧碰上的。我最早还以为她是小姐，办完事后，给她钱，她却不要，说是叫陈妍，记住这名就成了。得了，兄弟，甭再说她了，免得坏胃口。继续说说你的李芳。”

“我的李芳？搞错没有？那可是老爷们儿的指定使用商品。你这不寒碜我吗？可别说你缺乏给他们上缴指定使用商品的经验。”

“你丫废话真多，我看你倒还真是块写小说糊弄无知少年的料。”



任赢眨眨眼睛，“坦白交待了吧，李芳的屁股究竟好在哪里？你再叽叽歪歪，今儿晚上，咱没完。”

我冲任赢一摊手，“废话也是话。不说废话，这世上的人十有八九都得变哑巴。哥们儿，废话是中华烟，是五粮液，是漂亮女人抛来的媚眼。爱它们吧！”

“你他妈的再废话，我把你的嘴拧下来当球踢！”

“好了，怕你还不成交。这就言归正传。我靠，你这么没耐心，怎么能办大事？哪个当官的不是讲废话？我这是在培养你，是为了让你长成参天大树、祖国栋梁！不对，我现在开始怀疑你如何与那些官老爷打交道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光会塞红包那哪儿成，还得会听他们讲废话，更得让他们有在你面前想讲废话的冲动！这些年，你把生意做得这么妥当，心得写下来怕是比一块砖头还厚实吧。这说废话、听废话的道理，你会不懂？老实坦白，是不是瞅我现在还不是老爷，你丫就不听我废话？！”

任赢嘿嘿一笑，打了个酒隔，一些白色泡沫涌出嘴角，“他妈的。你真比唐僧还 *onlyone*。道理是狗屁，我的耳朵早就被它老人家磨出了茧。拜托，我只想听故事。天哪，你是阳光，我是小草，你是园丁，我是小树。你现在讲不讲？！”

“你别怒发冲冠、怒目圆睁行不行？这会吓坏小朋友的。这里虽然没有小朋友，但这杯子里的酒会被你吓得哆嗦，这也不好。你要听，也不用这样，你要我讲什么，好好说嘛。”

“讲什么？讲李芳的屁股！”任赢忍无可忍，手往桌上一拍，一字一句吼了起来。

“耳朵洗干净了吗？”

“比国民党搜刮后的地皮还要干净！”

“两个大男人讲一个女人的屁股是不是很无聊？”

“比某些同志在主席台上做报告还有聊些。”

“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说老实话，每当李芳把屁股一扭一摆在我眼前晃晃悠悠时，我就恨不得把自个儿的眼珠子剜出来，往地上摔。你想想，一个被公认排行榜上第一的屁股，只能眼睛看着、脑袋想着、心里头难受着，这是什么滋味？！”

“我叫你大爷，行不？你若还有点儿人性，就别吊我胃口。你再说，明儿个，我就买张飞机票，上你老家看这个屁股去。”

“我劝你还是别看的好。一来，看了万一邪火上升，按捺不住，干